

10

初次出轨

风 语

51



走过

作者 徐向林

关婉馨一惊,下意识地想把手抽出来,但张鹏程显然是用了很大的力气,关婉馨没抽出来。她的手微微颤着,紧张与兴奋缠绕着、交织着。

张鹏程的牵手只是一个试探的前奏,他见关婉馨没有反抗,反而有迎合之意,就壮着胆说:“婉馨,我跟你说过,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,我知道我的爱情复活了,今晚,陪陪孤独的我好吗?”

听到这话,关婉馨一激灵,彻底冷静下来:“我晚上还有点事,要陪我老公去看他生病的父亲,实在没空奉陪,真对不起。”说着,她夸张地看了看腕表,嘴巴张成O形道,“呀,都9点了,再不去就太晚了。”

张鹏程识趣地站起身,拍了拍关婉馨的肩头,笑说:“那好吧,我们改日再约。”说着,他先于关婉馨离去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,关婉馨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,他的男人气息已深深地感染了她,她真想冲过去对他说:“不,刚才我是撒了谎,我老公到省城开会去了。”她心里暗骂:关婉馨啊关婉馨,你怎么成了一个想出轨的女人呢?

刘远征从省城开会回来了。俗话说,小别胜新婚,刘远征每次出差归来,夫妻俩都新鲜得能“折腾”大半夜,但这次刘远征却心事重重,愁眉不展。原来,城管局要考查一个副局长,凭刘远征的能力和资历蛮有把握,可半路杀出个“程咬金”,能力差他一大截儿的同事李华却被纳入了考查范围,据说他是某位副市长的远房表弟。李华在单位十分张扬,没少得罪过人。有一次,在饭桌上他硬逼着刘远征喝酒,刘远征不喝,李华气得把桌子掀掉吼道:“刘远征,你他妈的不给我面子,等老子有了出头之日,不修理你我就不姓李!”

李华与刘远征已经水火不容,李华上去了,能有刘远征的好日子?!关婉馨想化解这场危机,而能化解这场危机的也只有张鹏程!冥冥之中,就像有一只手始终把她往张鹏程身边推。

可再找张鹏程怎么开口呢?关婉馨在办公室托着胳膊,来回踱了几步后,终于下定了决心,为了家庭的安宁,为了刘远征的前途,她豁出去了!

她打电话给张鹏程,甜甜地道:“鹏程,你在哪儿呢?好几天没见你,我心里空落得厉害,你的腰还疼吗?我现在有空,想给你做理疗。”电话那端,声音嘈杂,听得出来,张鹏程正在一个工地视察,接到关婉馨的电话,他十分兴奋,立即说:“哎呀,一忙工作,都记不得疼了,你一说,现在还真疼了,我马上回去,大概半个小时,到你医院吗?”张鹏程把最后一句问得特别重。

关婉馨用暧昧的语调说:“不,到你的宿舍。”搁下电话时,关婉馨像做了坏事一样,脸变得通红。

关婉馨从青州宾馆出来回到办公室,坐在老板椅上出神,财务科的小王悄然进了门。他把门虚掩起来,脸上堆满笑意地说:“关院长,这1万块是这个月的特别奖金,何院长亲批的,你点一下。”关婉馨很愕然,平白无故发啥奖金?

小王神秘地说:“这些奖金是医院小金库里的钱,只限于院领导,不过他们几位副院长每月只发五千,对你,何院长可是特别关照,千万不能往外声张,咱医院的人事复杂着呢!”关婉馨明白了,在理疗科时她曾听同事议论过小金库的事,这些钱都是药商给的回扣,不入大账。

关婉馨本不想收,可转念一想,自己现在是堂堂的院长助理了,别人都收下奖金,自己不收,就显得不合群。想罢,她还是收了下来。

小王走后,关婉馨赶紧走到门后的落地镜前整了整衣衫,刚才从青州宾馆出来时,她感觉到有许多目光注视着她,就像一根根针一样扎着她,如芒在背。

这时,张鹏程给她发来了短信,他写了一首打油诗:“梅花开处佳人来,盈盈香袖润心怀。亭亭玉立留真情,伊人我心独徘徊。”虽是打油诗,倒也情意绵绵,让关婉馨的心扑通扑通直跳。

关婉馨的出轨起初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,一方面这是她对张鹏程帮忙的报答,另一方面也是为丈夫刘远征升迁铺路,可真正与张鹏程云雨起来时,张的情调又让她心旌摇曳,有着与丈夫亲热时不同的感受。

其实,除了让双手呈喇叭状外,喊话时要面朝山下,头微微低下,这样声波被定向地传送,像高山流水一样顺着山谷流出,才会有回音。返回时,陈家鹤告诉她道理并示范给她看时,林容容心里第一次涌起一股莫名的冲动。冲动是形而上的,只是一种感觉,没有确切的内容:她不知道想要什么,只是觉得心跳加速,脸上汇聚着热度,想必是脸红了。

连日来海塞斯心里对陈家鹤也有种莫名的情绪,他和陈家鹤有约在先:若他提供的破译敌21师团密码的方案正确,海塞斯要奖励他下山跟他太太幽会。其实上一次上山海塞斯就应该向他报喜,但最后只字不提:既是因为他没有想好怎么带他下山,更是因为他的虚荣心在起作用。他为黑室立下的第一功竟有幕后英雄,这实令他不甘。

思来想去,海塞斯还是下不了狠心。他觉得贪天之功比虚荣心更令他不甘。所以今天一上山,海塞斯便把陈家鹤叫到一边,悄悄向他报了喜、道了贺,并让他做好准备,今晚他将带他下山幽会。这个突然而至的喜讯令陈家鹤心旷神怡,也心猿意马。

仿佛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,教授到底还是来了。他跳下车,径直去了陈家鹤宿舍。

陈家鹤自然早发现了教授的驾临,因为今晚他的耳朵一直为汽车的声音而张开着。当看到教授从车上下来往他宿舍里走来时,他发现自己的双脚在微微颤抖,仿佛教授要带他去天外似的,期待和畏惧一起把他折腾成了废物。

不等海塞斯推门,门自动开启。透过门框,海塞斯发现他穿戴整齐,手里拎着一只布袋子,整装待发的样子,都懒得进门了,像个将军一样,手一挥,下命令:“走!”

上了车,海塞斯丢给他一顶假发,一副假胡子,吩咐他:“戴上。”

陈家鹤乖乖地戴上假发、假胡子。月光很亮,海塞斯没有开车灯,慢慢开出来。拐过弯,前面就是大门,海塞斯正想打开车灯,提醒门卫开门,却看到月光下,大门口,横着一辆小车,把大门挡了个霸道。

完了,是陆所长的车!说来正巧,陆所长从被服厂回单位的路上,在大街上,正好撞见海塞斯的车子。陆所长走上前来,冷笑道:“这位大胡子先生怎么没见过,是谁啊?”一把扯下陈家鹤下巴上的假胡子,当扇子扇着汽车尾气,“真不愧是大博士,头脑就是好使,连这种花招都想到了,让我这个做了多年反特工作的老特务都自叹不如啊!”

陈家鹤还逞强,强颜



作者 麦家

笑道:“这个掩耳盗铃的东西,我还烦它呢,被你发现了,正好可以不用戴。”取下了假发套还给海塞斯,对他说,“估计走不成了,我先告辞了。”

“别走!”陆所长喝道,“说,你们要去哪里?干什么?”

海塞斯怕陈家鹤说实话,把责任大包大揽在自己头上,目的是让陆所长同意先把陈家鹤放走。

陈家鹤一走,他轻松下来,对陆所长发起攻击,“喂,所长阁下,我有些情况想跟陈同学商讨一下,资料太多,带上山太麻烦,所以想请他下山去,就这样,没什么。”

“没什么?”气愤让陆所长失去了往日对海塞斯的尊敬,他厉声吼道,“说得轻巧!你的办公室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去的吗?”

“难道他是随便的什么人吗?”海塞斯也提高了声音,摆出一副骂架的姿态。陆所长放低了声音,但目光依然怒气冲冲,“你该清楚,他还是学员,还没资格进那地方!”

海塞斯不以为然,冷笑道:“他有没有资格比你清楚。”

陆所长上前,冲着海塞斯的耳朵,咬着牙关小声吼道:“你别装糊涂,我告诉你是什么原因,我们正在调查他的女人。”后面一句话几乎只有海塞斯一个人听得到。

海塞斯退开一步,不屑地说:“我干吗要装糊涂?我是觉得你说的那些原因根本不成立,纯属荒唐!所以我就根本不在眼里。”

两人就在大门口,当着司机和蒙面人的面,你顶我撞,争得面红耳赤,嘴里呼呼地喷着粗气。

副刊

电话:65233688

Advertisement for '洛阳手机报' (Luoyang Mobile News) featuring a smartphone displaying new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subscription.